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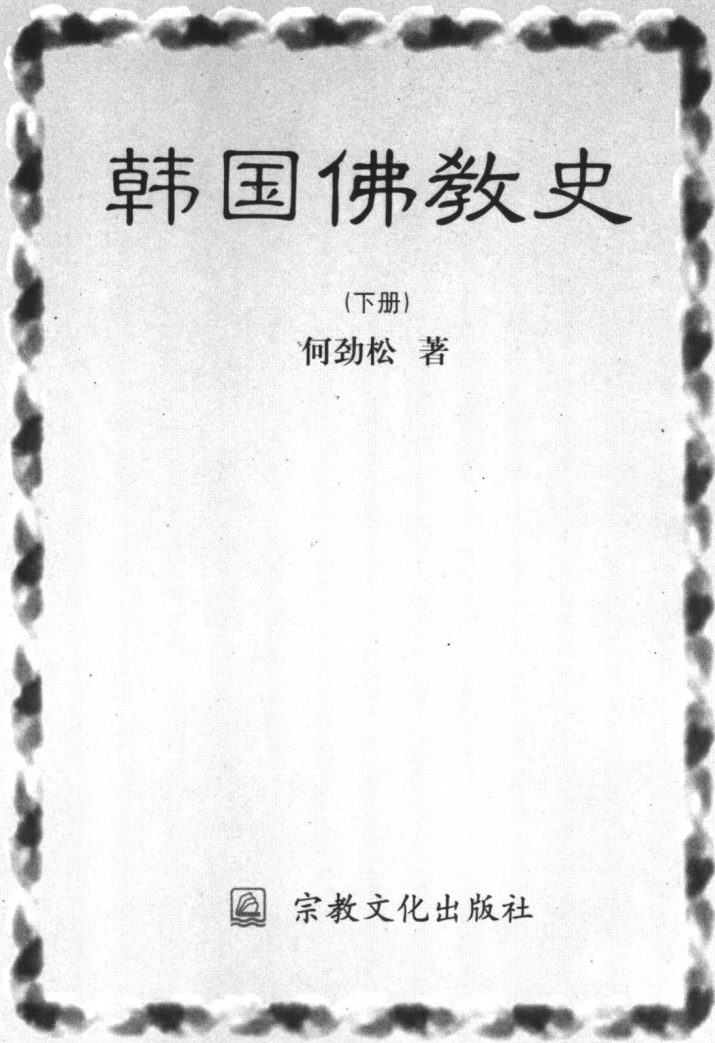
下  
卷

韓  
國  
佛  
教  
史

何勁松




 宗教文化出版社



# 韩国佛教史

(下册)

何劲松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国佛教史 下卷/何劲松著.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6

ISBN 7-80123-234-8

I. 韩… II. 何… III. 佛教史-韩国 IV. B949.3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0622 号

**韩国佛教史(下卷) 何劲松 著**

---

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交道口北三条 32 号 邮编:100007

电话:64023355-2504

北京通县向阳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张越宏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300 千字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

ISBN 7-80123-234-8/K·70

定价:25.00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韩国学丛书

本书获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

和韩国大宇学术财团资助出版

FF+4/31

# 目 录

第八章 高丽前期的佛教与政治 .....	(1)
第一节 后三国时期的佛教 .....	(1)
1. 罗季佛教与政治 .....	(1)
2. 弓裔的泰封政权与佛教 .....	(3)
3. 甄萱的后百济与佛教 .....	(6)
第二节 佛教与高丽建国 .....	(7)
1. 太祖王建的世系 .....	(7)
2. 道诜与高丽政权的建立 .....	(10)
3. 后三国角逐中的王建与佛教 .....	(14)
第三节 高丽前期国家对佛教的扶持 .....	(18)
1. 佛教的祈禳性特征 .....	(18)
2. 五花八门的佛事活动 .....	(22)
3. 僧科制度 .....	(31)
第九章 高丽前期活跃的佛教各宗派 .....	(34)
第一节 禅门九山的最后形成 .....	(34)
1. 利严与须弥山——禅门九山之八 .....	(35)
2. 兢让与曦阳山——禅门九山之九 .....	(43)
3. 高丽早期的其他禅师 .....	(49)
第二节 高丽前期教宗各派的情况 .....	(58)
1. 华严诸师 .....	(58)
2. 瑜伽诸师 .....	(62)

第三节 义天与天台宗 .....	(68)
1. 义天的生平 .....	(68)
2. 义天与天台宗 .....	(78)
第十章 知讷与曹溪宗 .....	(93)
第一节 知讷生活的时代 .....	(93)
第二节 知讷的生平 .....	(98)
第三节 知讷的思想(上).....	(107)
1. 心性论 .....	(107)
第四节 知讷的思想(下).....	(120)
2. 顿悟、渐修论 .....	(120)
3. 惺寂等持门·圆顿信解门·活句径截门 .....	(130)
第十一章 高丽后期的佛教概况 .....	(147)
第一节 佛教与社会.....	(147)
1. 世道的衰微和佛事的靡滥 .....	(147)
2. 高丽末年的排佛运动 .....	(154)
第二节 知讷之后的禅门宗匠.....	(171)
1. 慧谔的生平及其思想 .....	(172)
2. 混元、天英、冲止 .....	(180)
3. 一然、混丘 .....	(184)
4. 普愚、慧勤 .....	(186)
第三节 教派各宗简况.....	(194)
1. 天台宗 .....	(194)
2. 慈恩宗 .....	(197)
第十二章 李朝前期佛教.....	(200)

---

第一节 李氏王朝前期的佛教政策·····	(200)
1. 太祖与佛教·····	(200)
2. 李朝初期的排佛思想·····	(206)
3. 李朝前期的排佛运动(一)·····	(210)
4. 李朝前期的排佛运动(二)·····	(218)
第二节 不绝如缕的佛教法脉·····	(224)
1. 自超、己和·····	(224)
2. 世宗、世祖时期的僧侣·····	(233)
3. 智严与普雨·····	(238)
第十三章 休静与李朝中期佛教·····	(241)
第一节 休静的生平及思想·····	(241)
1. 休静与抗倭战争·····	(241)
2. 休静的思想·····	(244)
第二节 休静的弟子们·····	(247)
1. 惟政与泗溟派·····	(247)
2. 彦机与鞭羊派·····	(251)
3. 休静门下的其他弟子·····	(255)
第三节 善修、觉性与碧岩派·····	(258)
1. 浮休善修的生平·····	(258)
2. 碧岩觉性的生平·····	(260)
3. 碧岩门派·····	(263)
第十四章 李朝后期佛教·····	(269)
第一节 英祖和正祖时期的佛教·····	(269)
第二节 纯祖至李王时期的佛教·····	(284)

---

第十五章 近代韩国佛教述略 .....	(301)
第一节 朝鲜总督府的佛教政策 .....	(301)
1. 日本佛教各宗在韩国的布教情况 .....	(301)
2. “寺刹令”与韩国佛教 .....	(305)
第二节 近代韩国佛教的代表人物 .....	(332)
1. 韩龙云和他的《佛教维新论》 .....	(332)
2. 朴重彬与圆佛教 .....	(336)
附录:韩国历代学僧著作目录 .....	(342)
后 记 .....	(375)



## 第八章 高丽前期的佛教与政治

### 第一节 后三国时期的佛教

#### 1. 罗季佛教与政治

新罗末期，政治极度混乱，自真圣王(888—898)起，韩半岛又进入了后三国分裂时期。历史的发展再一次印证了所谓天下大势久分必合，久合必分的规律。

真圣王是宪康王的妹妹，正史中她被描绘成荒淫无道的女王，不仅有作风上的问题，而且行政上也一团糟。据说她“素与角干魏弘通”，“及魏弘卒，追谥为惠成大王。此后，潜引少年美丈夫两三人，淫乱，仍授其人以要职，委以国政。由是，佞幸肆志，货赂公行，赏罚不公，纪纲坏弛”。<sup>①</sup>照我们现代人的观点看，前者即作风上的问题应当说是封建时代帝王的特权，如果她是男人，这一点便不成问题了；后者即授“少年美丈夫”们以“要职”的确是不可取的。为此，她即位后的第三年，元宗、哀奴等在沙伐洲发动叛乱。同五年，在北原一带叛乱的梁吉让手下的弓裔领兵袭击北原东部落和

<sup>①</sup> 《三国史记》卷第十一，新罗本纪第十一。

溟州管内的酒泉等地。翌六年，完山的甄萱据州自称“后百济”，武州东南一带诸郡县均归其所有。同九年弓裔又击取猪足、狝川二郡以及汉州管辖内的夫若、铁圆等十余个郡县。同十年，西南地区又有赤裤贼起义。等等。

历史上，一些昏君、暴君在做尽坏事的同时，也往往兴办佛事，以此来忏悔和弥补其罪孽，求取来世的幸福。真圣女王即位第一年，就到皇龙寺设百座讲会，第二年又下令度僧六十人，甚至在她执政的第八年，还能接受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文豪崔致远所“进时务一十余条”。女王晚年，似乎也觉察到自己的过失，898年（即位第十一年），她怀着悔恨的心情对群臣们说：“近年以来，百姓困穷，盗贼蜂起，比（疑为‘皆’）孤之不德也。避贤让位，吾意决矣。”于是主动地“禅位于太子”。

继位的孝恭王（898—913）是宪康王的庶子，在位十六年。这期间，差不多每年都受到弓裔和甄萱的侵扰，土地不断地被蚕食，国势越来越弱。新罗王朝更加清楚地感觉到风雨飘摇了。孝恭王无子，嗣位的神德王为朴氏，乃阿达罗王远孙，其父锐谦为宪康王时的大阿谿，母为宪康王之女。五年后，景明王（917—924）即位。<sup>①</sup> 918年，王建代替弓裔建立高丽王朝。自此，新罗每每于王建交好，共同对付后百济甄萱的势力。927年，甄萱攻破京城，景哀王（924—927）被迫自尽身亡。萱立景哀王族弟为王，是为末代君主敬顺王（927—935）。公元935年，自感“四方土地尽为他有、国弱勢孤、不能自安”的敬顺王终于举土投降高丽太祖王建，结束了新罗王朝将近一千年的统治。

新罗王朝在统一三国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佛教的积极作用。然而，其后期，佛教逐渐丧失了精神上的指导作用，成为一种徒

<sup>①</sup> 关于神德王在位时间，《三国史记》记载共六年，而文史哲出版社印行的《中日韩对照年表》只记有五年。

具形式的宗教。正如史书所指出的那样，“奉浮屠之法，不知其敝，至使闾里皆其塔庙，齐民逃于缙褐，兵农浸小而国家日衰，则几何其不乱且亡哉！”这是历史的教训。

## 2. 弓裔的泰封政权与佛教

《三国史记》卷第五十列传第十有弓裔的传记。据载，弓裔是新罗王族出身，姓金，一说出自第四十七代宪安王；一说为第四十八代景文王膺廉之子，“以五月五日生于外家”。史书说他出生时“屋上有素光，若长虹，上属天”。日官奏言“此儿以重午日生，生而有齿，且火焰异常，恐将来不利于国家，宜勿养之”。国王果然敕中使抵其家杀之。使者将他放在襁褓中扔到楼下，幸得一乳婢相救才免遭于难。在乳母的掩护下弓裔慢慢地成长起来。大约在十岁时，一日乳母见其“游戏不止”，遂告之曰：“子之生也，见弃于国，予不忍，窃养以至今日，而子之狂如此，必为人所知，则予与子俱不免，为之奈何！”这段经历说明弓裔刚出生时便被卷入一场宫廷内部的斗争中，而他之所以受到迫害，原因很可能就是“生于外家”。不难想像，这样的经历很容易让人养成叛逆性格，而他后来终究走上叛逆道路由此看来似乎是理固宜然了。

就在十余岁仍不能摆脱人身威胁的时候，弓裔走上了出家的道路。他至世达寺(后世称“兴教寺”)祝发为僧，自号善宗。在他的人生旅途中，出家实际上是走向社会的开始。从动机上看，他的出家是寻求避难，而不是出于信仰；从日后的行为上看，他的出家无非是借佛教之名行政治之实。之于他如何实现由出家到叛逆的转变，《三国史记·弓裔传》有这样一段记述：

及壮，不拘检僧律。轩轅有胆气。尝赴斋，行次有乌鸟衔物，落所持钵中。视之，牙签书王字，则秘而不言，颇自负。见新罗衰季，政荒民散，王畿外州县叛附相半，远近

群盗蜂起蚁聚。善宗谓乘乱聚众，可以得志。以真圣王即位五年，大顺二年辛亥，投竹州贼魁箕盖。箕盖悔慢不礼，善宗郁悒不自安，潜结箕盖麾下元会、申煊等为友。景福元年壬子，投北原贼梁吉，善遇之。<sup>①</sup>

弓裔受到梁吉的重用，分兵向东拓展基盘，当年便攻下酒泉、奈城、郁乌、御珍等县。乾宁元年，即真圣女王七年(894)，弓裔进入溟洲，手下已有三千五百人。因为他能“与士卒同甘苦劳逸，至于予夺，公而不私，是以众心畏爱，推为将军”。<sup>②</sup>此后，弓裔又连破猪足、狴川、夫若、金成、铁圆等地，时间当在真圣王九年秋天。

在势力逐渐强大起来之后，弓裔也积极地为开国称王作准备，比如设置各种官职，并将汉北名郡松岳郡选定为都城。（这时王建已自松岳郡来投，被封为铁圆郡太守）896年，势力扩展至僧岭、仁物、孔岩、黔浦、穴口等地。弓裔势力的强大，自然地同梁吉产生了矛盾。孝恭王三年(900)梁吉纠集北原、国原等三十余城劲兵袭击弓裔，结果兵败于非恼城下。自此，弓裔的势力越发膨胀，扬州、见州、广州、忠州、唐城、青州、槐壤等皆归其所有。天复元年(孝恭王四年，901年)，弓裔正式称王。他对左右说：“往者新罗请兵于唐，以破高句丽，故平壤旧都鞠为茂草，吾必报其仇。”史家觉得弓裔的这番话“盖怨生时见弃，故有此言”。他曾“南巡至兴州浮石寺，见壁画新罗王像，拔剑击之”，可见幼时的仇恨在他心目中有多深。

天佑元年(孝恭王七年，904年)，弓裔立国号为摩震，年号为武泰，下设广评省等一系列机构，并移青州一千户至铁圆城作为新京。翌年，改武泰为圣册元年。在对新罗的态度上，弓裔一直十分强硬，“令国人呼新罗为灭都，凡自新罗来者，尽诛杀之”。乾化元

① 《三国史记》卷第五十，《列传》第十。

②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十一真圣王条的记载略有出入。该条说：“八年……冬十月，弓裔自北原入何瑟罗，众至六百余人，自称将军。”

年(911)改圣册为水德万岁元年,改国号为泰封。同四年改水德万岁为政开元年。

弓裔不仅对新罗王朝怀有刻骨铭心的仇恨,对内变态的心理也使他变得凶残暴虐、多疑急怒,“诸寮佐将吏,下至平民,无幸受戮者,频频有之。斧壤之人,不胜其毒”。这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表现出非凡才华的王建很快成为众人心目里的中心人物,918年他率先在海东导演了一场皇袍加身的喜剧,建立起自己的政权。

短命的泰封政权始自唐大顺二年(891),至后梁贞明四年(918),凡二十八年。弓裔早年曾有过僧侣生活,占据新罗北部后,也主动地利用佛教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称王之前,他于孝恭王二年(898)设八关会。称王后,又

自称弥勒佛,头戴金帻,身被方袍,以长子为青光菩萨、季子为神光菩萨。出则常骑白马,以采饰其鬃尾。使童男童女奉幡盖、香花前导,又命比丘二百余人梵呗随后。又自述经二十余卷,其言妖妄,皆不经之事。时或正坐讲说。<sup>①</sup>

弓裔的信仰显然带有实用的色彩,是为其政治统治服务的。至于他自己,丝毫没有佛教的慈悲精神。史料说有一位叫绎聪的僧人指出他著的经卷为“邪说怪谈,不可以训”,他便以“铁椎打杀之”。“贞明元年,夫人康氏以王多行非法,正色谏之。王恶之曰:汝与他人奸何耶?康氏曰:安有此事!王曰:我以神通观之。以烈火热铁杵,撞(为‘撞’)其阴杀之,及其两儿”。<sup>②</sup>

① 《三国史记》卷第五十。

② 《三国史记》卷第五十。

### 3. 甄萱的后百济与佛教

甄萱的事迹,《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均有记述。据载,萱为尚州加恩县人,本姓李,后以甄为氏。其父以农自活,光启年间(885—888)据沙弗城(即尚州)自称将军。萱自幼体貌雄强,志气倜傥不凡,曾从军入王京,又赴西南海边防戍,枕戈待敌,恒为士卒先,以战绩被提升为裨将。真圣女王在位时,看到嬖竖在侧,窃弄政柄,纲纪紊驰,加之以饥馑,百姓流移,群盗蜂起,于是他自己也于真圣王六年(893)“啸聚徒侣,行击京西南州县,所至响应。旬月之间,众至五千人,遂袭武珍州自王,犹不敢公然称王,自署为新罗西面都统指挥兵马制置持节都督全武公等州军事行全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国汉南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

甄萱在取得一定的实力后仍不敢公开称王。但不久,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自认为恰当的理由。他对左右说:

吾原三国之始,马韩先起,后赫世勃兴,故辰下从之而兴。于是百济开国金马山六百余年。总章中,唐高宗以新罗之请,遣将军苏定方,以船兵十三万越海,新罗金庾信卷土,历黄山,至泗泚,与唐兵合,攻百济灭之。今予敢不立都于完山,以雪义慈宿愤乎!<sup>①</sup>

于是,甄萱自称“后百济王”,设置官职。这一年,即唐光化三年,公元900年。<sup>②</sup>

在割据政权中,甄萱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同梁吉、弓裔政权以及新罗政权的关系。在正式称王前,他听到“北原贼良吉雄

① 《三国史记》卷第五十,列传第十,《甄萱传》。

② 《三国史记》说甄萱自称后百济王的时间是“唐光化三年,新罗孝恭王四年也”。查年表,“唐光化三年”为新罗孝恭王在位第三年,而不是第四年。

强，弓裔自投为麾下”，便“遥授良吉职为裨将”。开平四年(910)因“锦城投于弓裔”的原故，双方发生矛盾，以至兵戎相见。乾化二年(912)，萱与弓裔战于德津浦。贞明四年(918)王建代替弓裔后，后三国的争霸战争便在高丽、后百济、新罗之间展开了。

在现存的史书中，似乎没有任何资料能说明甄萱与佛教有什么直接关系，但从他的儿子取名“须弥强”、“金刚”这一点来看，他大致也信仰佛教。后三国时期，伽耶海印寺出现了观惠和希朗这两位华严宗名僧。后来，他们分成南北两派，其中惠观在南方成为甄萱的福田，称南岳派；希朗则在北方为高丽太祖王建出谋划策，称北岳派<sup>①</sup>。这一点说明甄萱也在利用佛教为其政治服务。

## 第二节 佛教与高丽建国

### 1. 太祖王建的世系

在后三国群雄逐鹿中获胜的高丽太祖王建乃松岳郡人，其世系传承在当世似乎就颇有争议。对此，《太祖实录》的作者黄周亮记述如下：

……即位二年追王三代祖考，册上始祖尊谥曰元德大王，妣为贞和王后；懿祖为景康大王，妣为元昌王后；世祖为威武大王，妣为威武王后。<sup>②</sup>

黄氏的记录比较简单，相比之下毅宗朝(1147—1171)金宽毅

<sup>①</sup> 见高丽赫连挺撰《圆通首座均如传》第四。

<sup>②</sup> 《高丽史》第一第三页，国书刊行会。

所撰《编年通录》则详细得多。据该书记载，其先祖名虎景，自称圣骨将军，曾游历至扶苏山左谷，娶妻安家，生子名康忠。忠体貌端严，多才艺，娶西江永安村富人家女子为妻，生子宝育。康忠居五冠山摩诃岬时，听一位会看风水的新罗官员说，“若移郡山南，植松使不露岩石，则统合三韩者出矣”。于是，与郡人徙居山南（指扶苏山之南），栽松遍岳，因改名松岳郡。康忠子宝育“性慈惠、出家入智异山修道，还居平那山北岬，又徙摩诃岬”。后还俗娶妻，成为“居士”，生有二女。时有新罗“术士”见其居于摩诃岬，便告诉他“居此必大唐天子来作婿矣”。这位“大唐天子”是谁呢？《编年通录》接着说：“唐肃宗皇帝潜邸时欲遍游山川，以明皇天宝二十载癸巳春涉海到江江西浦，……至松岳郡，登鹤岭南望曰：此地必成都邑。”浪迹海东的“大唐天子”后与宝育的二女相遇，生子曰作帝建。作帝建晚年居俗离山长岬寺，常读释典，并生有四子。其长子曰“龙建”，后改为“隆建”，是为太祖王建的父亲。有关大唐天子的传说大约来自禅宗的灯录，闵渍的《编年纲目》引《碧岩》等禅录云：

宣宗年十三，当穆宗朝，戏登御床，作揖群臣。穆宗子武宗心忌之。及武宗即位，宣宗遇害于宫中，绝而后苏，潜出远遁，周游天下，备尝险阻。盐官安禅师默识龙颜，待遇特厚，留盐官最久。又宣宗尝为光王，光即扬州属郡，盐官杭州属县，皆接东海，为商船往来之地方。当惧祸犹恐藏之不深，故以游览山水为名，随商船流海。……

又，世传忠宣王在元，有翰林学士从王游者，谓王曰：“尝闻王之先出于唐肃宗，何所据耶？肃宗自幼未尝出闕，祿山之乱，即位灵武，何时东游，至有子乎？王大惭，不能对。闵渍从旁对曰：此我国史误书耳，非肃宗，乃宣宗也。学士曰：若宣宗久劳于外，庶或然也。”



照闵渍的看法,所谓大唐天子实为宣宗,而非肃宗。这样,时间上大致可以自圆其说了。对于上述传承世系,史家们已经提出各种怀疑,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也是流行极广的传承说。在这一问题上,《高丽史》的作者郑麟趾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兵部尚书金永夫,征仕郎检校军器监金宽毅皆毅宗朝臣也。宽毅作《编年通录》,永夫采而进之,其子亦曰:宽毅访集诸家私蓄文书,其后闵渍撰《编年纲目》,亦因宽毅之说,独李齐贤援《宗族记源录》,斥其传论之谬。齐贤,一代名儒,岂无所见而轻有议于时君世系乎!云肃宗、宣宗者,以唐书考之,则肃宗自幼未尝出阁,果如元学士之言矣。宣宗虽封光王,唐史无藩王就封之制。而其遭乱避祸之说,亦是禅录杂记二说,皆无所据,不足信也。……《太祖实录》乃政堂文学修国史黄周亮所撰也。周亮任太祖孙显宗之朝,太祖时事耳目所及,其于追赠据实书之。以贞和为国祖之配,以为三代而略无一语及于世传之说。宽毅乃毅宗时微官,且去太祖二百六十余年,岂可舍当时实录而信后代无稽杂出之书邪(“邪”为“耶”)!……呜呼!自古论人君世系者,类多怪异,而间或有附会之说则后之人不能不致疑焉。今以实录所载,追赠三代为正,而宽毅等说亦世传之久,故并附。

应当说,《高丽史》作者的观点是比较允妥的。但《编年通录》的传承说,其影响毕竟既广且远。对于我们来说,《编年通录》是不是信史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到底谁在编造这些动人的传说,以及编造的目的又是什么。从以禅宗的灯录为依据,于是将王建的世系同李唐血统拉上关系这一点来看,故事的编造者很可能就是为高丽王朝服务的禅僧们,他们的用意无非是想让王氏有一个高贵的血统,以及丽罗更替的必然性。